

【实录】

# 无影灯下

□雪樱

手术室里，灯光如利剑，一下一下抽在她的身体上，她被汹涌的寒意包围，一度睁不开眼。那种刺目的白色，她并不陌生，从八岁得病到现在，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与死神擦肩的瞬间，都咬牙挺了过来，她说自己是命大的人。

这次手术筹备半年之久，从四处筹款到心理准备，她设想过无数种可能，但手术临近，依然紧张得手心里攥出汗来。大清早踩准时间，眼疾手快，网上预约挂号；然后，订车票，找旅馆，看乘车路线。那天早上天不亮，她和母亲就动身坐高铁去北京，却因事滞留在旅馆里，错过了医生坐诊时间。她满脸沮丧，就像还没上战场就败下阵来的士兵。一切都慢下来，能听到时间滴答的声音，房间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呛得嗓子眼直发痒。出门在外，吃的、喝的、住的都贵得离谱，她掰着手指头盘算这几天的花费，肠胃不由得想家了，想母亲做的粗茶淡饭，还有山上的果蔬鸟鸣，担心那只拖着一条残腿的笨狗会跑丢。

终于住进了病房。经过一系列评估和检查，医生告诉她，身体符合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的要求。她过五关斩六将，一步步走到了梦想的关隘，兴奋满溢。手术前的那个晚上，母亲从医院食堂打来她爱吃的番茄炒蛋和米饭，她吃得很开心。想起患病三十年来饱尝的血泪之痛，泪水流了出来，在脸上乱爬一气。

手术是分期进行的，第一次先做左髋置换。手术室好比命运的分割线，母亲在外头，她在里头。无影灯下，麻醉剂很快在体内攻城拔寨，她丧失任何反击的能力，臣服、接受，不知不觉入了梦境。每一条肌肉、每一块骨骼，也都是有记忆筋肉的，它们被重新组合，与新的关节结成一家，连同那些长了包浆的往事也重新排序。关节置换，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亦能改变一个人的心灵。梦醒时分，她先是感觉到刀口处的疼，转而陷入巨大的空虚中。一阵车轮滚动的声音，她被推回了病房。除了监护仪、氧气管、止疼泵、输液器等，她瞥见母亲那双红肿的眼睛，心里蓦一阵痉挛。事后，她说，手术过程中其实自己一直是清醒的，无影灯下制造的各种响动包括医生低声说话，都流入了她的耳朵里，只是自己没有力气去记录，仿佛被时间之绳拖拽着前行，所有的不堪与脆弱暴露无遗，肢体末端蜷缩成一团柔软。

术后第二天，待麻药退去，钝痛袭来，她一次次求助母亲。时间被无限拉长，白天黑夜没了界限。母亲熬不住了，连续几天打地铺，身子骨像散了架一样，无奈租了一张陪护床，每天15块钱换来短暂的睡眠，母亲觉得这是最不划算又最不讲理的交易。术后她出现肠梗阻，肚子胀气吃不下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各种药物轮番上阵，只为了身体保持通畅。她第一次发现，能够自由呼吸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。

与第一次手术相比，她的

第二次手术——右髋置换简直是一场炼狱。一个星期后，她再次被推进手术室，多了几分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已逝作家史铁生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写道：“他人在我之中，我是诸多关系的一个交叉点，命运之网的一个结。”无影灯下，身体被光覆盖，思想轻盈如许，恍若回到童年时的无拘无束。此刻，白光将一切欲望、虚荣、功利、骄傲等被遮蔽的人性打回原形，露出皮囊的本真面目，布满生存的苟延残喘和伤痕累累。此刻，心里也亮了起来，一闪一闪的，如命运的暗喻，又像是上天在暗地里的庇护。然而，她突然发现什么异常，不知哪个部位“咔嚓”一声，如冰面断裂，医生忙个不停。白色的光穿过身体，她的大脑一片空白，置换的关节里被灌注些许叹息与沉重，是那种向下坠落的金属般的沉重、冰凉，一丝不适滑过尾骨，像是异族的冒犯者，感觉骨缝罅隙里射出一支支冷箭，很快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时间变成了望不到头的隧道，她怎么也走不出来，好像跋山涉水走了很远的路，累得昏睡过去。醒来的时候，无影灯的光晕打在白色的墙上，打在母亲的脸上，光影与身影错综交织，凝结成一句句叮咛：孩子，坚持，挺住！当明晃晃的白光散去，她觉得自己的命运被另起一行，重新排序。

七个半小时的手术，比原定时间超了三倍多。直到第二天中午，她才睡醒。每当疼痛袭来，她都好好掂量下分量，却很快被战栗裹紧，没给她留下思考的余地。或许是麻药的副作用，她吃什么吐什么，连同那些碎片的记忆也都跟着颠簸和倾倒出来。整整一夜，呼吸机、吸氧机、监护仪等机器响个不停，母亲守在病床前，脸色变得与床单一样白。医生会诊，才知道是胃肠道功能紊乱。伴随点滴在血管里渗透，慢慢地，她迎来好转，渐生饿意，想吃东西，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爬上母亲的脸颊，她不禁喜极而泣。

两次置换手术，只完成一半，半年后需再去医院置换双膝。出院回到家后，她才回想起第二次手术期间发生了什么，大腿处意外骨折，而且是两次，缝了四十九针，医生不得不用钢板给固定住。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，却始终记得无影灯下一道道利刃般的白光，给了她些许希望。因为，光的背后站着年过七旬的母亲，摇晃着满头银发，踮起脚尖不时透过窗户向手术室里张望，两颗灵魂彼此鼓励、彼此守护，隔着生与死的栅栏，隔着无影灯的冷漠，把心头的牵挂一点一点捻成火的芯子，轻轻碰触，就会无尽地燃烧。

女诗人何向阳病后重生，曾写道：“嗯，这一切安洋宁馨/带皮的土豆/紫色的洋葱/西红柿和牛尾在炉上沸腾/昨夜的诗稿散落/于乡间庭院里的/长凳。”她们回到家里，山上风大，吹得玻璃“咣咣”作响，母亲把土炕烧得热热的，一室温暖。只是那条拖着残躯的笨狗不见了踪影，也许是外出找食，也许永不相见。

【浮生】

# 阳台上的故乡

□李晓

诞生我们的生命之地，那就是故乡。故乡也如植物一般，身体里长满了繁茂的根须。

我爸我妈喜欢在城里的阳台上栽植各种植物，每当望一望阳台上的盆景，他们的目光里满是生机。邻居们也常来看看这些花草，让我爸我妈心里很是自豪。

“老头子，过来，快过来！”这是我妈唤我爸去阳台看她种的那些绿植。阳台上的花盆里，我妈种了吊兰、杜鹃、绿萝、月季、仙人掌……

有一年，我爸患了一场大病，一直断断续续在医院住院。因受尽疾病折磨，我爸对生活有了一些颓废的感觉。我妈大声对他说：“老头子，等你病好了，我们就回家，去看看马耳坡！”马耳坡是我老家的一座山梁。听我妈这么一说，我爸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，他仰起头说：“我要喝口汤。”

我爸的病情稳定后，从医院回了家。我妈忙碌着侍弄阳台上那些显得有些恹恹的花草，因为她长期在医院陪护我爸，阳台上的花草都蒙上了厚厚的浮尘。

阳台上的花草，再次显得郁郁葱葱。我妈说，这都是老家的土养着的，咋会枯萎呢？她扶着我爸缓缓来到阳台，说：“老头子，你去闻一

闻，看还闻得出老家泥巴的味道吗？”我爸抽了抽鼻子，说：“对，就是这个味儿。”

想起那年春天，一条大黄狗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上跌跌撞撞追赶着一辆小货车。小货车上，是我那已有了白发的妈。在我爸多次做工作后，我妈终于同意跟他来城里居住。小货车快冲出乡间土路时，我妈突然喊：“停车，停车！”她从小货车上跳下来，唤住大黄狗：“花花，跟我走！”我妈转身回到山梁下的老屋前，用锄头挖了一些土，然后把装满土的钵子带到了城里。我妈就用这老家的土，在城里的阳台上养起了花草。

进城以后，有好多回回老家，我妈总要把新鲜的泥土带回来，或在电话里嘱托乡人带一些泥巴进城来。一旦乡人带了泥巴来，我妈就欢喜不已，留乡人在家吃饭，热情招待一番，还要一五一十问起乡里人那些家长里短的事。

有老家的土润泽，阳台上的花草吐露芬芳，我妈常常伏身在阳台前，跟那些花草说话。我爸说：“你妈这个人啊，一看到老家有人送土来，简直比送金砖来还要高兴。”

有一天回家，妈拉着我的手来到阳台，她指着阳台上的那些花盆说道：“你看，这是大丘、马耳坡、金龟包，

那是吊嘴、侯家湾、大路坝、九道拐……”我惊讶不已，从我妈嘴里一一叫出声的，都是老家村落附近的那些地名。

我妈说：“就是啊，我用老家的土在盆里养花草，把老家这些地方搬到阳台上来，这样就可以天天带你爸爸看看老家的样子了。”

我把这些告诉爸，爸顿时怔住了，好半天，他才张开嘴喃喃着说：“难怪你妈在花盆里弄成各种形状，有时还站在那里自言自语。”

自那次以后，我爸跟我妈的关系更亲密了，他有时还争着去给绿植浇水修枝，给我妈帮忙。有次回家，看见他们老两口依偎在阳台上，我爸说：“马耳坡的花开了。”

老家一些乡人的命，一辈子就是在土里翻滚，一直到生命落幕，又被土掩埋。我妈大半辈子在故乡泥土里扎下根，来城里后，她通过老家的土，把故乡村落的山水默默移植到了城里的阳台上。

去年秋天，爸爸驾鹤去了白云深处，留下妈妈一个人，守候在城里的老房子里，她仍旧坚持着在阳台上侍弄花草，嘴里时而念念有词。

这城里的小阳台上，有我妈对故土山水的深情凝望。那微缩的老家山水，慰藉着她羸弱而饱满的心房。

【真情】

# 爱，并不遥远

□初晨宇

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想让你带我去看大飞机。”2022年9月9日，刚刚抵达中国驻马里维和部队的营地，一打开手机，我就收到了女儿发来的语音。

我能猜到，她所指的“大飞机”就是运-20，代号“鲲鹏”，昵称“胖妞”，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战略运输机。而我们中国第十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，就是在“胖妞”的鼎力帮助下，跨越三万里远赴西非，接替那里的战友们，继续履行神圣的维和使命。

临行时，我微笑着向家人们挥手道别，这一幕似曾相识。三十多年前，父亲就是站在闷罐车厢的门缝间，微笑着挥手与我和母亲道别，奔赴前线参战。

彼时与此时，突然在眼前的情境中有了交集。我也切身感受

到了父亲曾经的心境——相隔三十多年，我们同样面临着抉择与割舍，同样要强忍着泪水，把临别的微笑留给家人。

我和父亲一样，也是一名军人。我小的时候，并不常见到父亲，正如如今女儿不会常见到我一样。

去年，正在执行任务的我突然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：“女儿刚从上下床的顶层摔了下来，脸磕破了，血怎么也止不住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“快去急诊科！”我匆匆答道。作为外科医生，我已记不清治愈了多少患者。受伤的女儿此时正需要我，但任务在身，怎么可能回得去呢？那天晚上，躺在床上，我辗转反侧：女儿的伤口有多深？污染严重吗？有没有异物存留？需要缝合吗？要打破伤风针吗……

完成任务后，妻子给我看了段视频，视频中的女儿梳着两个

精致的小辫子，抬头仰望着蓝天，双手捧在嘴边，向我乘坐的直升机离开的方向大声呐喊：“爸爸！我想你！”

她那清澈的童声穿透了直升机的轰鸣，久久回荡在我的心里。

飞抵马里的9月9日，恰恰也是我的生日。在漫长航程中又长了一岁，这也成为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。为期一年的国际维和使命还要经历很长时间，但我总能感受到父亲、女儿和家人们给予我的力量。尽管我们之间山海遥遥，但一份沉甸甸的理解和牵挂，让我深深感到：爱，并不遥远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颜莉